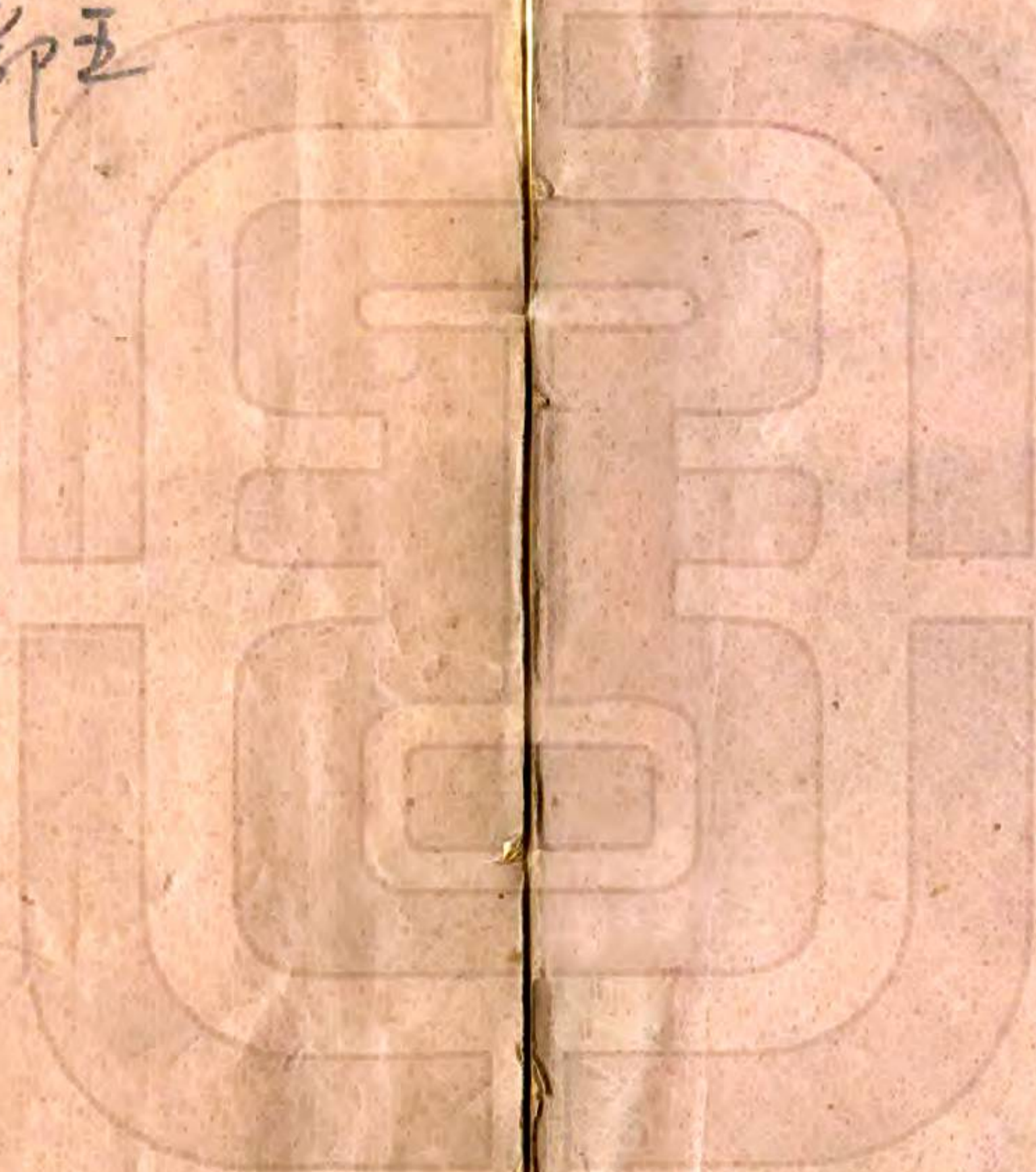


都市叢譚

地110
9426

二
部五



逆旅過客編輯

都市叢談

梅花館主校正

都市叢談序

嗚呼，觀於此書，可知風俗之醇澆，國家之興亡繫焉，有心有責者，庶可不鄙重察之，而思挽頽風以救家國乎哉！夫以五都舊都，技巧衆多，市肆林立，才藝羣聚，品物彙萃，英貨輦出而繁華獨甲，固非他處所能或先矣。至道法之規模，宜卓然有以爲世範，稱京師爲首善之區，豈惟名者而已，亦不僅限於漢初居安寧而獨卓異也。然據此書所言，則藝品每不日下，而商法每不日腐焉。利之所至，藝人則不惜破棄舊規，拋擲身分，商人則奇事以欺暗騙，巧取詐奪，而于

黑暗遂徧蔽全市，舉城悉成鬼域世界矣。逆旅過客，吾雖不識，而爲何如人，終在撰著此書之意，不惟記憶一時一地之社會情狀，而風俗可備後人稽考，實於勸善指迷再三致意，斯使不善者有所懍悟，而誠樸之君子可以少被欺焉。至藉以獲返吾人平素不甚注意之知識，則猶其餘事也。記載舊都寂寞之載藉夥矣，而此書皆不類。善此書特異於他籍中之風俗雜事諸門，而體亦不雷同。較之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吳自牧之夢梁錄爲最近，而於都城坊市部廡宮殿則爲此書所不及。其詞句

均用純粹京語，昔劉知幾盛推王勵齋志，宋孝王閩
東風佛佛，謂為方言世語，由此舉一彰一，則此淺俗賢
俚之辭，定合劉氏之意矣。噫嘻！此如所記，皆清末民
初之事，民風不振而俗散風頹，惡習叢積於輦轂之
下，識者當知清室之所以亡矣。昔辛有適伊川，見
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清亡而惡習叢生，加厲，則今日之禍庸能免
乎！此如撰著之時，雖甚迫，然網維庶絕而道義論
喪，洎時下又已數倍於此，如所言，世必有如逆旅過客
者，記之，更為後人驗禍亂因果之資。陸放甫歲暮感

懷詩曰：倘染太平基，請自厚佛托，若有買人買子
而聖易危為安，轉禍成福，則如不致之著乎！於
改易世道人心為挽救之策，尚更有何計？以況之強
而覆，以清之久而亡，豈不以得道失道為興替最大
關鍵，然則吾人如得乎？事所當務，正於痛慨
嘆於風景不殊而怨饒也。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
五日，富陽趙貞信序。

都市叢談目錄

雜耍館子

什不閑

八角鼓

相聲

耍飛杖

生意

老月

貼靴

秤

酒錢

巧騙

舊戲法

女落子

單絃曲詞

踢箭兒

跑旱船

票房

智兒錢

傍哄

滿月禮

貪小失大

一

取巧

躡節貨

換盆換碗

廠甸特品

糕點

年畫兒

壓歲錢

鞭炮

開市

燈節

龍抬頭

買賣生意

活窖菜

說賭

夜市

蜜供會

封印

雜拌兒

烟火

香蠟舖

元宵

觀音誕

開溝
虛子論
女僕
厚高底
素茶館
假機靈
爆烤涮
賑捐
河鮮兒
中國分量
下門子親戚
晾菠菜

大鞞車
赶上吃
時裝
都市之生活
機器切麪
假票子
下雨雇車
小舖兒
大減價
乞丐
說媒
除糞車

二

恭慶祖師
押頭寶
新借道
說鐘表
文武挑兒
棒子館兒
茶棚之今昔

說公話
賭與局之別
擺請兒
賣戲法
土黏子
鼓姬之由來

終

都市叢談

雜耍館子

北京從前之戲園 向有定額 不准隨便開設 如在額定之外 不准稱為戲園 如泰華 景泰 天樂園 皆為雜耍館子 同樂亦為雜耍館子之一 故稱軒不敢稱園 (庚子後始改為同樂園) 名為雜耍兒 有時亦能借台演戲 久而久之 將雜耍取消 公然就成了大戲園 所謂雜耍兒者 以普通說法 係合群藝為一台 (如鼓曲書詞 八角鼓 戲法 以及各種雜技等類者是) 售價極賤 (至多不過八百錢) 或請各城武檔子香會 名為打中台 在練者原是分文不取 而且車籠自備 後因各會內隨帶的人多 前台敢怒而不敢言 轉不如用生意 到直捷了當

都市叢談

既不白佔座位 又免去許多應酬 豈不省却多少麻煩 是以正當額定戲園 向來都不演雜耍兒 因為局勢太小 恐其有失戲園身分 現在只論能否賺錢 不問局勢之大小 所以純粹雜耍館子 當然不能永遠常存 此外另有十錦雜耍兒 可與普通說者迥異 因限於篇幅 下段再為細說

舊戲法

中國舊戲法雖然拙笨 可是非有純粹功夫不可 其中奧妙 講的是 (撕擄摘解 綑綁裝揣) 手彩兒名為托活 練時尤其不易 如撕紙條 拈豆兒 雙解單解 棒打金錢 以及仙人脫衣 空中取酒 都是練成的一種手術 至於身上所帶 没有力氣還是不行 如十三太保 四海

昇平 十二連橋 跟頭月子(即大碗) 都得瞧個純巧脆快
說起這種玩藝來 好子弟不如賴生意 別看洋戲法兒
花樣新奇 苦於只能看一面兒 要在四面圍着看 敢保
他能變不上來 除去韓秉謙係舊戲法兒出身 尚有此項
能力 所以他要上場時 手中必得敲鑼 最難不過是口
斤子 非由幼工練習不可 何以謂之口斤子 即用牙嚼
一木柄鐵斤以上旋轉中碗觀之 此外另有小刀小叉 以
及各種活動物 如刀尖兒對刀尖兒 又尖兒對又尖兒
演來無不奇巧驚人 此等技術 即俗所謂十錦雜耍 據
內行人說 其巧在腰上 年歲一大 能夠退縮 無論幼
時練的多熟 到時必要退化 別的玩藝兒越練越好 獨
於此道越來越生 子弟雖有鼓柳彩 就是缺少這門玩藝

都市叢談

二

兒 論到鼻斤子鐵球吞寶劍皆係硬活 票友中從未見有
人學習

什不閑

什不閑者 係用木架上嵌鑼鼓 一人居中連打帶拉 合
成種種聲音 其架上之鑼 應以繩繫之於地 以腳踏之
使響 言其手脚不什閑兒 俟鑼鼓敲畢 即以竹板拍之
唱 名為太平歌詞 並非集多人始能開演 如四喜 八
怕 漁樵耕讀等曲 皆為什不閑之正宗 此等曲詞 與
蓮花落並非一事 後因過於簡單 始與蓮花落合而為一
如十里長亭餞別 王小兒趕脚 赴善會 老媽兒上京
演來皆有可聽 內分清淨兩門 (即子弟與生意之別)
如四姐撿棉花 小寡婦上坎 四賣等曲 子弟向不演唱

子弟中最出名者為孤髻趙 號星垣 (奎第老的之號即係仿趙) 其人嗓音清脆 扮像嫵娜 拿手玩藝為捧鏡架 兒 最為世人所歡迎 曾入南府供差 現年六十八歲 本年正月尚過於白雲觀 觀其形狀 迥不如前矣 記得前人有竹枝詞一首 曰 (輕敲竹板弄歌喉 腔急還將氣暗偷 黃報遍粘稱特聘 如何子弟亦包頭) 由入民國以來 已入淘汰之列 只有女落子一門 反倒大興其特 女落子

坤角兒演唱鼓曲書詞 何以謂之女落子 不知伊等在光緒初年 尚未歸入大鼓門 所唱者無非是孤村打鳥 夜宿花亭 十里亭餞別 楊二社化緣 王二姐思夫 捧鏡架兒 既然隨著什不閑架子 所以才稱為女落子 女落

都市叢談

三

子間有唱大鼓書者 可不准他們用大鼓板 向以竹截打之 名為甩子 後來拜入大鼓門 才准使用 創此道者為興六 彼時正帶雙鳳堂女班兒 迨翟狗子出世 已經豁除限制 此等人在早年分為兩門兒 一為軟生意 一為硬生意 所謂硬生意者 可與清吟小班兒不同 既不 出條子 亦不酬應 純粹以唱為業 並不涉及旁門 軟 生意雖亦以唱為名 顧曲家可以到伊家閒坐 天津所謂 落子下處 即是軟生意變相之別名 在下處裡雖然不開 弦兒 茶客也有相當代價 不然衣錦繡 吃大餐 電燈 輝煌的自用車 從何處而來 好在北京尚有一定界限 落子館兒自是落子館兒 清吟小班兒自是清吟小班兒 既不准公然上捐 無所謂落子下處 或有類似軟生意者

亦無非因窮所逼

八角鼓

八角鼓者 相傳為前清定鼎時凱歌之詞 後以三絃隨之 名為岔曲 所唱詞句 決不涉及俚俗 如春夏秋冬 風花雪月 佳人才子 漁樵耕讀 以及市聲風俗 琴棋 書畫 無所不有 由岔曲內又加添各種雜調 是為單絃 兒 內有醜扮拆唱之曲 共分十三塊 如打枣 射雁 劈牌 打皂 雙黃 南詞等類 皆在其中 至五音大鼓 連珠快書 均為附屬之品 據說斯曲為八旗土產 向 無賣錢之說 演者多係貴胄皇族 故稱子弟 如欲演唱 必須託人以全帖相邀 至期先在某處聚齊 專候本家 兒迎請 應當茶水不擾 唱完各自回家 後因帶燈往返

都市叢談

四

不便 始由請者預備晚飯 又兼旗人無所事事 藉此可 以遣性怡情 不想生計艱難 多有歸入生意者 是以漢 人學演是藝 不得謂之正宗 雖隔一道城牆 而所唱韻 調決不一樣 如南北板大鼓 碼頭調 都有一定準規矩 又如西城有琴腔 而東城至今無此調 至到拆活中開 山真遊 白勾河 東西城亦迥乎不同 現在因為以此為 生 以致變成南北混 再聽純粹八角鼓 已如鳳毛麟角 遑論其他

單絃曲詞

單絃曲詞一門 為時下一種流行藝術 如德壽山 桂蘭 友 曾振亭 張少岩 群信臣等 類皆以此為生 按單 絃為八角鼓中之一 向不單獨演唱 由打隨緣樂創始

始有單場之說 繼其後者為李燕賓 (別名隨緣特話) 曾永元 全月如等 現已先後故去 此等人雖然要錢 當初可不入生意門兒 桌上應當鋪一紅毡 報籤兒上要冠以子弟二字 無論在何處演唱 上場時須有人衝上作揖 名為請場 仍不失子弟身分 而且多不肯當日辦帳 必須演完一轉兒 (四天為一轉兒) 由館子人打總送回家 每逢演到末一天 本人必得由場上走 所為躲避生意二字 並非故意掩耳盜鈴 內中却是別有用心 因為子弟隨意消遣 有時可以拿座客取笑 生意名為售藝 不能向座客任意談諧 迨至曾永元出世 已將此項機關打破 不但免去桌上的紅毡 而且自稱整臉破身兒 以故相傳至今 純粹認為生意 至於所演各種玩藝 較隨緣

都市叢談

五

樂亦不過三成之一 如鴻鸞禧 天雷報 烏盆計 嬰寧 畫皮 胭脂 鐵冠圖等曲 而今實不多見 雖係一種雕蟲小技 難免令人撫今追昔

相聲

生意中有以口技為藝者 名曰相聲 如百鳥張 人人樂者是也 此等技藝 向分明暗兩門 明相聲者是當面學說 不遮不蓋 暗相聲是用幃幙遮擋 聞其聲而不見其人 如五子鬧學 闔家歡樂 老兩口子拌嘴 醉鬼回家 等等 一個人能學六七八人 並有鷄叫狗咬小孩哭 居然相真的一個樣 另有一種對口相聲 或為單春 (一人說笑話謂之單春) 與前說迥不相同 單春最出名者 為韓麻子 張群子 孫丑子 餘皆不足稱道 對口者 由打

恩子以後 即推高氏弟兄 如小范 玉隆 周蛤蟆 盧伯三 吉坪三等 類皆平淡無奇 不過僅在天橋售藝 迨至萬人迷大紅之後 始將名譽提高 是以京津滬漢 奉魯蘇杭等處 皆有伊等之踪跡 萬人迷故後 即推焦德海張壽臣 此二人雖係師徒 而張壽臣尤為進步 前在四海昇平獻技 頗為台下所歡迎 惟此等人多乏經濟學 雖月掙數百元 亦隨手花去 故萬人迷一生之結果 實為人意料所不及 俗謂藝人不富 於此益見 甚望操斯業者以萬人迷為戒 或不至趨入窮途

踢箭兒

北京人以鵬翎下墜銅錢 合四人圍繞互相踢之 不准使其落地 名為踢箭兒 如傳至某人跟前不向外送 亦可

都市叢談

六

以單獨演成種種花招兒 如三條腿兒 左右葫蘆 前後底子帶轉印 並有馬空兒 跳空兒 葫蘆鷺子 活見鬼 可謂等等不一 每逢各處開廟之期 大家都要前往消遣 分文不取 毫釐不要 暗合著算是一種體操 當年最出名 為孟子康 馮午樓 寶七 武四 小崇 小常 孫華堂 楊曼青 彭蘭臣 田仲瀛 小景 小艾 黑玉子 馬瑞等 頗為時人所稱道 至於我等之輩 不過跟着搭個腿兒 算不了個踢箭兒家 (沒這們一家) 由打民國以來 有名者大半相繼物化 其餘尚存於人世的諸君 已多腰來腿不來 不踢箭兒還怕站立不穩 焉能再去消遣此道 而且都有相當的正事 即勉強也沒有這項工夫 現因生計窘迫 多有以此為生者 如譚俊川 林

少菴 溥子衡等 皆以斯技賣錢 變其名曰翔翎技術 所練之玩藝 雖亦驚人 然因求準起見 凡出色者多不敢動 並非不會實因怕砸 此等撒手不由人的玩藝 不能保其永遠不掉 只顧了留神不掉 好玩藝多半見不著 世上惟有掙錢難 這話實在不錯 俗說貨到街頭死 同好者不能不代為嘆息

耍飛杈

現在以飛杈賣藝者 多半出於萬不得已 但有一線之路 決不肯以此為生 因是藝皆係子弟出身 在香會中稱為開路 雖是一種遊戲玩藝兒 非有真功夫不能成 如套子背劍 戲水過橋 以及倒正轉身 單打兒翅子 提柳等等 要皆非溜不可 其中最難者 莫過於踢 只要

都市叢談

桿子一打 蹦兒 准保碰傷迎面骨 當年最出名者 南城為栗十 徐三 徐四 王天祿 西城為二瑞子 瘋瑞子 玉四 大蕭 此等玩藝 又為廚茶行人所喜 如車子營 黑窩廠 鞭子巷等處 都在早年賀過排 (不賀排不能加入香會) 而今勢變情遷 誰還顧的了耗財買臉 即便偶爾出一回會 也不過就是努力為之 有正業者 尚能勉強敷衍 論到素無正業之人 只好就是以藝換錢 現在售藝之王雨田 即是開路會中的好練兒 一旦歸入生意 其苦也就不問可知 奉告一般青年 處此過渡之秋 千萬學習正業 若將有用的光陰錯過 勢必鬧個老大徒傷

跑旱船

都中每到冬臘之際 有兩童在街上敲打鑼鼓 另一人肩扛木架船型者 名曰跑旱船 此等人多在河間府 寧津縣 每逢大秋之後 必要來京掙錢 早年尚有包頭者 所為惹人注目 後經警察干涉 始將包頭者取消 僅以素身遊街 俟有叫者再扮 所演的曲詞 無非都是鄉間所興 如姑娘標 小拜年 綉門簾等等 居然還是連唱帶軀 苦於就是不懂板眼 聽著未免驚拗的慌 手裡雖然打著竹板兒 跟唱兒始終可鬧不到一塊兒 雖是一種怯玩藝 專一能夠哄小孩兒 一到舊曆新正 買賣非常之衝 好在正價並不貴 就指著零碎討賞錢 只要看見他一跑船 就算打住 別看玩藝兒雖怯 人家可有好鄉親 前清時在內廷供奉的老坦搭 多出於該縣 此等玩

都市叢談

藝兒 雖近於江湖 他們可是相空一齊拿 無論走到何處 向不跟他項生意聯絡 他們就知道唱著唱著給太太奶奶請安了 (要錢) 近來因為有兩個年關 所以他們也提前趕到 雖為怯名相 與挑筐賣孩子的 都是一樣口音

生意

俗說要錢者為生意 不要錢者為子弟 內中除二黃下海者 名為羊派 其餘凡是要錢者 皆稱生意 由金批彩卦一至於鼓曲書詞 一概都算是中下九流 因為以人求財 向來不用資本 無論走到那一省 遇同道皆可跟著沾光 不但可以輔助衣食 臨走還要贈以盤費 所謂江湖之道 首在能開外褶 此等人雖然以作藝為生 對於

人另有一種眼力 只要與他們志同道合 即外行亦能認為相家兒 一經相處 也能認為心腹 最難不過是一般清挑兒 (即由子弟賣了生意) 雖因一時生計所迫 而習氣實較生意尤深 票友一入此途 便自居為我是合字兒 那怕當日在一個把兒上消遣 再想請他決計不行 以為既是要了錢 便不能再給朋友走票 好比寡婦失守一樣 此後無須再言節操 親戚朋友一面兒黑 所以習氣越染越大 真正的生意要是相好 請票到能駁不了回 有人謂彼等習氣太深 實為誅心之論 此等人再以朋友待之 伊等勢必峻詞拒絕

票房

都門稱客串為走票 故客串排演之地為票房 例如前門

都市叢談

外第一樓之暢懷春 青雲閣之綠香園 西城口袋胡同和聲票界同進社等等皆是 票房之首領稱把兒頭 主任辦事人稱治事底 一應規矩 頗與內行相彷彿 發起組織票房 例由把兒頭出名 假地飯局 名曰祭神 被邀者人携高香一束 行禮畢 入座大嚼 把兒頭例有景仰借重之表示 凡出席者 即為入把兒 以後無論走局過排 均應親到 票房之定期排演 名曰過排 大數於一四七 二五八 三六九等日行之 暢懷春之每日過排 特例也 被邀在外演唱 名曰走局 請局者先期具帖票房 票房治事底 書日期時間地點於牙笏 凡本把兒人均需到場 局有午局燈局之分 前者僅為晝間 後者則為燈晚 至於午局帶燈 則卜晝兼事卜夜矣 本家兒

例備晚餐 走局之外 又有所謂借排 例如某票房之排
期 為一四七日 借排人可聲明地點 向票房借排一次
辦法與走局相似 惟票友唱完便走 不能在本家兒吃
飯耳 此等場合 例由把兒頭破鈔 故當把兒頭者 半
須具有寬大頭之資格 所謂耗財買臉者是也 走局時
場面桌上 例置玻璃燈一對 玻璃屏若干 燈上書明票
房名稱 即為票房標識 票友例於屏後唱 不肯輕以色
相示人 所以崇客串之身分也 桌上鋪一紅毡 此為客
串與內行之區別要點 燈前置請局人之請帖 開場時
本家主人例向場南面桌前表示敬禮 開客席時 並須請
暫停演 蓋客串不能供賀客吃飯時之清賞也 今日客串
之內行化者日多 此節已無形取消矣

都市叢談

十

老月

老月者 即俗所謂倆點兒是也 此等人專(粘幫貼靠) 不
僅以腥賭為然 無論身在那界 此道決計不能拋棄 能
夠相交幾十年 不知此人為老月之流 吃反喜者 乃其
餘事 此節已載在燕市積弊 不再贅言 上至顯官 下
至走卒 皆有若輩之踪跡 相傳彼等有門有戶兒 實在
防不勝防 即便富甲一鄉 至死不能扔此道 不遇機會
則可 遇著機會決不放鬆 因他本為個中人 臨場不無
技癢 且彼此都在闊人之列 誰也不敢錯瞧了誰 只要
坐下一賭錢 空碼兒淨擎白送禮 所謂粘者 即是專一
迎合人心 只要換口一說話 能夠叫人突生愛慕 所謂
幫者 即是遇事代任其勞 輸錢能幫助往回撈 感情焉

能有個不厚 只要容他打進腿去 敢保吃你個閉口無言
所謂貼者 即是體貼人情之意 空碼兒如有撓頭的事
老月真能借箸代籌 而且人錢並行 能替空碼兒効死
力 推心置腹 變著法兒叫人心服口服 所謂靠者 即
是靠著大樹有柴燒之意 只要和闊人兒走在一處 多少
也要借重些勢力 譬如空碼兒得了總長 至小也得來個
秘書 無論何人來求見 他這一關決過不去 不必營私
舞弊 暗中決不能乾出身兒 以上所說 不過略舉大概
若令官家拿辦 奈無一定犯法行為 官家恐亦無法偵
察

智兒錢

白晝綰人之財物者 名曰白錢 夜晚偷竊者 名曰黑錢

都市叢談

士

所謂智兒錢者 是以騙術詐取 尤使人防不勝防 記
得庚子以前 正陽門橋頭義成洋貨店 被人騙去金表一
匣 價值三百餘兩 其法係將該物瞧妥後 先到某處請
一名醫 言明本鋪有人要看病 迨至某醫未到 而騙人
者 偽作伊之僕人 遂將某醫迎入後櫃 鋪中人以為必
是顧客 當然有一番周旋 騙人者 乘時將金表拿起
即向某醫說 太太還要看 某醫點頭 以為必是內眷
要瞧 於是枯坐許久 鋪中人不無懷疑 遂向某醫問之
某醫莫知其故 並說有人請我瞧病 其他一概不知
該鋪至此 始知被騙 幸某醫為社會知名之人 然亦很
費唇舌 總之 欲防此等奸人 無論那行 概不外送
甯可少賣一號兒 切勿跟去拿錢